

閩書

第一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明」何喬遠 編撰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明〕何喬遠 編撰

廈門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
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

《閩書》校點組 校點

閩書

第一冊

福建人民出版社

(閩)新登字 01 號

MIN SHU

閩 書

(第一冊)

[明]何喬遠 編撰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福州得貴巷 59 號)

上海傑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排版

福州七二二八分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32.125 印張 4 插頁 751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211—02318—X

K·172 定價:54 元

書中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序

鄭學稼

《閩書》校點工作，歷經多年曲折、等待，終於取得了突破，完成第一冊並付梓了，其他各冊也將隨後陸續收筆問世。在此，我們衷心感謝參與其事的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諸同志的辛勞，同時也要感謝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果斷支持。

這個校點本以福建省圖書館收藏的四十冊本等原刻初印本為主校本，以其他版本為參校本校點出版，是國內外最新的《閩書》版本，也是最可靠的一個版本。

《閩書》的價值早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作為一部福建現存的最早最完整的省志，其珍貴之處自不待言，它在當前進一步改革開放之時出版，必將倍受中外學者和有識之士的重視。

謝國楨先生說過，何喬遠「是個受資本主義萌芽影響、思想比較進步的人士」，這是真知灼見。明中葉以後，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出現，確實使一批知識分子受到衝擊和影響。他們不唯理，不唯經，把目光轉向社會，去發現商品經濟發展中的社會與自我，出現了許多令腐儒和守舊官僚大夫們驚駭的觀念。他們是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是可敬的覺醒者。研究出版他們的著作，對於保護和搶救我們的地方文獻，發掘進步的思想與科學知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國家教委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會議後，廈門大學的古籍整

理研究工作正在一步一步扎實地加強，支持和指導《閩書》的出版，就是其頭一件實事，我希望《閩書》校點出版工作能按期完成，其他重要鄉邦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也能逐步上馬，福建省的學術界應對鄉邦文獻的整理研究作出更大的貢獻。謹此爲序。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

校點前言

《閩書》是一部著名的明代福建省志。它是福建現存最早的完整省志，《四庫總目》曰：「閩自唐林誥有《閩中記》，宋慶曆中林世程重修之，歷南宋及元，皆無總志。明成化間，莆人黃仲昭始為《八閩通志》，王應山復為《閩大記》、《閩都記》、《全閩記略》，皆草創未備。喬遠乃薈萃郡邑各志，參考前代載記，以成是書」，這是《閩書》具有較高參考價值的原因之一。由於它保存了許多有關福建地方史以及中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外關係等諸多方面的珍罕記載，向來為學術界所重視，其內容為許多學術著作所徵引。

何喬遠（一五五七——一六三一），字稚孝，號匪莪，人稱鏡山先生，室名自誓齋、天聽閣，福建晉江人。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八）進士，歷官刑部主事、禮部郎中、光祿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左通政、太僕卿、南京工部右侍郎。立朝正直敢言，所以三度貶謫，去官。他畢生勤於著述，編寫了三部大書——《閩書》一百五十四卷、《名山藏》一百零九卷、《皇明文徵》七十四卷。《名山藏》是著名的明代私人纂修的明史。《皇明文徵》是明人詩文的彙集。此外，還有《鏡山全集》、《日本考》等多種。主要事蹟附見《明史·洪文衡傳》，以及福建地方志本傳。《閩書·我私志》記有何喬遠家族簡史。明林如源《何司徒佳話》記喬遠事蹟。

謝國禎序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時，稱何喬遠「是個受資本主義萌芽影響、思想比較進步的人

士」，并舉所著《名山藏》爲例，說「《名山藏》記載了歷代多所忽略的科學家和對外貿易商人的事蹟」。其實，《閩書》又何嘗不是如此？《閩書·方伎志》，就是專門爲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和書畫家等立傳的，而且他在《閩書·我私志》中公開發言稱：「予志方伎焉，藝之精者，未始不聖也」，把那些傑出的醫生、藝術家、工匠的地位提高到與聖賢等量齊觀的地步。這類人物在方志中人傳并非絕無僅有，但是何喬遠自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稍後，至萬曆四十七年間，長期賦閑於海外交通歷史名城的泉州，這種認識，恐怕不免帶有外來文化影響的特色。泉州港在宋元時期，曾是世界第一流海港，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相當發達，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蹟，何喬遠作爲泉州人，在所修《閩書》中詳記當地史事，所以，《閩書》尤爲近代以來陳垣、伯希和、桑原鷲藏等中外交流史學家所重視。例如其《方域志》第七卷中，關於伊斯蘭教傳入我國的時間與途徑，摩尼教創始人摩尼的生卒年及該教東漸中國的時間等，都是獨家記載的。儘管其可信性，至今學界仍在爭論，但它總算是一說，具有參考價值。再如關於宋元泉州海關——市舶使司及其主官阿拉伯裔蒲壽庚家族的歷史，《閩書》的記載也是衆所矚目的。又如《島夷志》所記東番（即台灣）文，完整保留了其友陳第所寫《東番記》的重要內容，備述早期台灣之風土民情、地理環境及與大陸交往概況，在陳第《東番記》未發現之前，該記載成爲研究台灣開發史的重要資料（按陳第《東番記》全文收入明沈有容編《閩海贈言》，現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台灣有方豪先生影印本，後收入《台灣文獻叢刊》第五十六種）。此外，《閩書》中還包含了中國古代史各研究領域的豐富資料。

在方志編纂史上，《閩書》的體例頗具特色。從總體說，它採用的是常見的門目體，但標題和分類卻

是別出心裁的。《四庫總目》批評它「標目詭異，多乖志例」，「分併均失當」，其實這正體現了何喬遠勇於突破傳統成見的探索精神。他把全書分爲二十二志，並標有獨特的標題。現將各志的內容簡介如下：

一、《分野志》，記福建方位。

二、《方域志》，記山川、政區、名勝、古蹟等歷史地理和人文景觀。

三、《建置志》，記城市考古資料。

四、《風俗志》，記風俗資料。

五、《版籍志》，記戶口、賦役、土田、稅糧、屯田、寺田、鹽課、雜課以及其他經濟財政資料。

六、《扞圍志》，記都司衛所等軍隊建制。

七、《前帝志》，記南宋端宗和帝昺事蹟。

八、《君長志》，記福建歷代割據勢力首領和地方軍政領袖如閩越王、陳元光、陳巖、王潮、錢佐、留從效、陳洪進、陳友定行事。

九、《文蒞志》，記福建歷代各級文官設置及名宦事蹟。

十、《武軍志》，記福建歷代各級武官設置及其業績。

十一、《英舊志》，記閩籍及外省僑閩名人行事。內分七類：（一）《縉紳》，記閩籍文官名錄及其名人行事。（二）《弁輪》，記閩籍武官名錄及其名人行事。（三）《關柝》，記閩籍抗倭、平「盜」功臣行事。（四）《韋布》，記閩籍隱士、學者、文學家行事。（五）《閭巷》，記閩籍平民名人行事。（六）《僑寓》，記外省旅閩名人行事。（七）《裔派》，記僑居外省的閩籍名人行事。

十二、《方伎志》，記醫學、藝術、工藝名人行事。

十三、《方外志》，記釋、道、仙人物。

十四、《宦寺志》，記閩籍三太監——五代林延遇、明代張敏、明代蕭敬行事。

十五、《閩閩志》，記賢女、烈婦行事。

十六、《島夷志》，記台灣、琉球、浣泥、麻刺、呂宋等國家和地區事。

十七、《靈祀志》，記各地廟宇。

十八、《祥異志》，記歷年自然變異和災害及其相應的人事。

十九、《萑葦志》，記歷代外寇、「盜賊」始末。

二十、《南產志》，記各地物產。

二十一、《蓄德志》，記軼聞、叢談、詩話、文評。

二十二、《我私志》，仿《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全書編修經過、體例宗旨及何喬遠家族簡況。

《閩書》史料價值較高，但取材不免有失嚴謹，誤記頻出，《四庫總目》批評它「援據多舛」，「其文辭亦好刊削，字句往往不可句讀」，還是比較中肯的。

《閩書》的編修者，雖然僅署何喬遠一人，但是實際上它的前期資料工作，已經由各府縣完成。他只是在被當時福建地方當局延請，就各府新修志書，彙總編纂成省志而已，帶有半官修性質。他在《我私志》中，談到《閩書》的纂修緣起和部分經過：「萬曆庚戌（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巡按御史山陰陸公夢祖，久候代不得，與都御史句章丁公繼嗣、都御史武進前方伯袁公一驥，慨然欲續成之，下諸郡縣悉先修其本

郡之志，上籍御史臺，而延諸公縉紳總之。則閩縣尚書林公煜主其事，予喬遠，與前都給事中林公材，今大理寺丞、前吏部郎董公應舉，及諸公主之。陸公尋得代去，不果爲。提學副使慈谿馮公燧，則以郡縣所修書盡送予所，曰：「子其成之。」予起壬子（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之冬，以及丙辰（四十四年）之春，首尾五年，論次成書。而擷掇刪潤，予徒黃鳴晉、王有棟有力焉。」萬曆四十年纂修的《泉州府志》上，當時泉州知府陽思謙序言可證其說：「按臺會稽陸公閱閩志，而思有以續文獻之傳。方延鄉縉大夫輯理其事。八郡守吏推公之意，以告撫臺鄞縣丁公、藩臺江陰袁公、臬臺高安陳公。慈谿馮公、金谿張公，請各先修其郡之志，以備採擇。」葉向高序和鄭之玄序也都可以爲證。此外，何喬遠本人先參加《泉州府志》的修纂，陽思謙序云：「既得命謙泉守，宜修泉志，於是與別駕徐君、司理伍君，造鄉先生大宗伯黃公（按指黃鳳翔）、吏部林公、孝廉李公、儀部何公，學使蘇公之廬，請黃公主其事，而四公哀而成之，五閱月殺青。」《泉州府志》修畢之同年，何喬遠開始編修《閩書》。

上引何喬遠《閩書·我私志》所說《閩書》修於萬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只是指其初稿。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至二年，他又作了訂補。由於初稿寫成之日，原當局諸公相繼離閩，刊印之事遂被擱置，新當局張某，僅出資贖寫。而何喬遠本人也於泰昌元年（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一〇）起官光祿少卿，歷太僕少卿、左通政、光祿卿，至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假歸。崇禎元年三月，熊文燦任福建巡撫，籌資刊印《閩書》，於是何喬遠增補了萬曆四十四年至四十八年的資料，「以成神廟一朝終始」。《閩書·凡例》語。又見《閩書·鄭之玄序》。不過，所補資料有些史事晚於萬曆年間，例如第八卷中增補「皇朝天啟五年守沈翹楚浚」泉州東湖事，這是因爲何喬遠本人參與此役，順便補入的緣故。（事見乾隆《晉江新志》所收何喬遠《浚東

《湖記》第一百二十一卷《周起元傳》記：「闕誅，天子復起元官，加贈尚書，予諡。」這已是崇禎元年的事了。這次增補《閩書》的工作，迄於崇禎二年，因為這一年，他第三次（最後一次）起官，任南京工部右侍郎，至崇禎四年秋告歸，同年逝世。另外，在《閩書》刊印期間，何喬遠還對雕成的某些書板，作了修訂。

（例見下文）

《閩書》的刊印時間，上限在熊文燦調任福建巡撫的崇禎元年三月，下限在熊文燦序言刊就的崇禎四年五月稍後。

《閩書》刊印地點不詳，但板心多有刻工姓名，姓名前往冠以「建寧」、「建陽」、「建」、「福」（州）、「泉州」、「泉」、「興」（化）、「漳」（州）等籍貫，而且各卷均由籍貫相同的刻工雕板，所刻卷次交錯頻繁，可見當時是徵集福建五府刻工，在同一地點（福州或建陽）刊印的。刻工的生產組織是按籍貫劃分的。

刊印期間，何喬遠對已雕成的書板作了某些修訂，例如：《方域志》第一卷，福建省圖書館藏（以下簡稱閩圖）四十冊本，比閩圖六十五冊本多了一頁，即增加「又廿八」頁關於福州市郊的象山、雙髻山、百洞山、孟崎跳、羅星山、永北山等六座山崗的記述。而且，第二十七頁B面至第二十九頁B面所述山脈及其次序，也有不同。（詳見第一卷校勘記）根據板心刻工姓名和所述山脈的合理性看，閩圖四十冊本的三頁半（第二十七B、二十八、二十九頁）經過修訂，而六十五冊本相應的二頁半（第二十七B、二十八、二十九頁）則是先雕成後決定廢棄的。因為第一、四十冊本和六十五冊本相應書頁上的刻工姓名，都同見於其他原刊書頁（四十冊本是原刊本，而六十五冊本另有一百六十二頁是後來補刊的），例如刻工「仲」、「成」、「張立」，又各見於原刊書頁的第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九、一百五十二卷，第十九、二十一、三

十二、二十三等卷，第一、十九、二十、二十二、三十二等卷，表明他們都是原刊《閩書》時的同一批刻工，從而可證這些修訂書頁也是原刊時期所刻。第二，四十冊本和六十五冊本相應書頁，雖然內容互異，但是第二十七頁口面首行都是「言并不見小琉球也」八字，第二十九頁口面末行都是「鳳丘山」三字，清楚表明，四十冊本的三頁半是在全卷雕成後修訂的，何喬遠爲了使重雕的書板數量減少到最低限度，刻意控制修訂書頁的行款，使之與前後書頁恰好銜接。第三，四十冊本這三頁半所述山崗，比六十五冊本那二頁半，增加了六座，又把毗連於鼓山的卧牛山，歸入鼓山支脈，而且各山崗的描述，也顯然更合理。至於六十五冊本仍沿用廢棄的那二頁半書板，則很可能是重印失誤所致。

閩圖六十五冊本和大連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大連本），都是後來的補刊本。因爲第一，它們的某些書頁上，刻工姓名與閩圖四十冊本等原刊本相應書頁不同，而且姓名前後大多綴有「補」字。以足本閩圖六十五冊本爲例（大連本是殘本），補刊書頁凡一百六十二頁，其中最典型的，如第八卷第六、七頁上的「謝補」，第七十九卷第三十三頁的「補孔」，等等。第二，閩圖四十冊本等原刊本上，所有的書頁都刷印清晰，六十五冊本的許多書頁都漫漶不清，顯然是後印的，而所有的原刊書頁却十分清晰。補刊的時間不詳，其下限在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福州藏書家劉永松收藏閩圖六十五冊本之前。

除了閩圖六十五冊本和大連本以外，國內現存刊本，都是原刊本。

今海內外所存《閩書》已不多。在海外，美國國會圖書館有前北平圖書館藏原刊本的殘卷（今藏台北中央圖書館）的縮微膠卷。據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參考書志部亞非課編《日本主要圖書館研究所所藏中國地方志總合目錄》（一九六九年版）著錄，日本共有八部，分藏在國立國會圖書館、內閣大庫、宮內廳圖

書寮、尊經閣文庫、蓬左文庫、東洋文庫。另有《閩書·南產志》寬延四年（一七五二）日本抽印本七部（另有一部後印本），分藏在國立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內閣大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國內現存六部足本（包括抄本、配本、復印本），五部殘本，一部《閩書·南產志》日本寬延四年抽印本，一部《閩書名宦傳抄》寫本，分藏在十二個單位。其中足本為：閩圖四十冊本（原刊本）；閩圖六十五冊本（補刊本）；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抄配本，刊頁為原刊，所缺前六至五十一卷刊頁，即閩圖二十八冊本）；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復印本（配本，由閩圖二十八冊本、六十五冊本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藏本組成）；福建省博物館藏本（抄本，據閩圖六十五冊本抄）；北京圖書館藏本（第一至三、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四卷為原刊本，第四至一百五十一卷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製縮微膠卷）。殘本為：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藏本（原刊本，殘存一百零八卷）；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本（原刊本，殘存九十四卷）；大連圖書館藏本（補刊本，殘存四十五卷）；台灣中央圖書館藏本（原刊本，殘存第四至一百五十一卷。抗戰期間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被據以製成縮微膠卷。所缺第一至三、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四卷，今存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製縮微膠卷，底本是今台北中央圖書館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閩書·南產志》日本寬延四年浪華揚芳堂抽印本一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閩書名宦傳抄》寫本一部，蓋乾嘉以後人抄撮《閩書·文菴志》中宦游福建的一百零八位浙江人，如趙參魯、丁繼嗣、胡守仁、劉玠等行事而成。至於閩圖二十八冊本，因其與福建師大本原屬同一部刊本，故不計入國內現存殘本中。同樣地，北圖殘本存的六卷刊頁，因已與所藏縮微膠卷破鏡重圓，故也不視為殘本。上海圖書館原藏美國國會圖書館製縮微膠卷一部，但一九八八年八月三十日該館工作人員稱，

業已報廢。本書以閩圖四十冊本等原刊初印本爲主校本，補刊後印本（閩圖六十五冊本）爲參校本。

本書校點工作，由原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主任傅衣凌教授發起，由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和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的教師組成校點小組，以婁曾泉教授、侯真平副所長爲正副組長，小組成員有王益強副教授、顏章炮副教授、楊際平教授、陳明光副教授、顏亞玉副教授、王日根博士研究生等八位教師。校點工作在籌備、組織和實施過程中，得到廈門大學莊爲璣教授、陳孔立教授、鄭學檬教授的關心、支持和指導，莊爲璣教授並參加了部份標點工作，同時還得到上述《閩書》國內各收藏單位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們謹此敬表謝忱！

正如《四庫總目》所說，《閩書》「字句往往不可句讀」，所以校點難度較大，加上我們水平有限，致使校點不免訛誤，敬請方家指正！

校 點 者

一九九二年十月

校點凡例

一、本書校勘，取原刊初印本（福建省圖書館收藏的四十冊本、二十八冊本，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藏本、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其中的原刊初印卷頁））為主校本，補刊後印本（福建省圖書館收藏的六十五冊本等）為參校本。

二、本書校勘，除了對校、本校、理校外，還根據某些正史、政書、別集、福建古代方志等相關篇目，作了部份他校。

三、本書校勘，依據校點通例，凡原刊初印本上文字的衍脫訛誤，和補刊後印本第一卷上的長篇異文（已考證為原刊修訂書頁），均予出校；凡底本上的形訛字如己巳、項頂、束束之類，異體字如恠怪、逃逃、咲笑之類，避諱字如明朝的簡檢、較校、維洛之類，清朝的玄元、弘宏、曆歷之類（見於書中清代抄補書頁中），以及其他明顯的訛字，如「寧化縣」訛為「宣化縣」、「王審知」訛為「至審知」、「《程史》」訛為「《程史》」、「析置」訛為「折置」等，一律逕改，不予出校；凡原作者見解錯誤，一律不出校糾駁。

四、原書為例不純之處，如原《凡例》闕標題，《方域志》、《文蒞志》等跨卷帙的某些府、縣標題或衍或脫，均作相應的刪補，並出校。

上述某些縣名下所標序碼，或作「一」、「二」，或作「上」、「下」，一律統一為「一」、「二」，不予出校。

又如原書中「侯官縣」，有時寫作「候官縣」，又有「候官都尉」、「候官侯」之類，一律改為「侯官縣」、「侯

官都尉」、「侯官侯」等。

又如《建置志》所述各郡城縣邑中的祠、壇、廟、學、倉、庫、司、局、院之類建置時，行文編排順序往往顛錯，今一仍其舊。

五、凡出校處，均以（一）、（二）、（三）等作為標識，就近置於標點符號之後。校注統一置於卷末。

六、本書一律採用新式標點。

七、凡遇本書引用書名、篇名時使用約定俗成的簡稱（如《語》、《孟》、《寰宇志》之類）、別稱（如《周官》）之類，一律標以書名號或篇名號。

凡遇本書行文中注明某山轉見本書某條目、某人傳記轉見本書某條目的，如「見侯官雪峰山」、「見宗室」、「見浦城文蒞」等，一律不標篇名號。

八、原書所引各書文字，改削、訛誤甚多，今一仍其舊，不予出校。

九、本書分五冊出版，各冊份量相當，並大體自成段落。第一冊斷至《扞園志》，第二冊斷至《文蒞志》，第三冊斷至《英舊志·縉紳·建寧府·建陽縣》，第四冊斷至《英舊志·縉紳·福寧州·寧德縣》。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總目錄

- 序(鄭學據)
校點前言
校點凡例
- 原序
原凡例
分野志(卷一)
方域志(卷一至三一)
建置志(卷三二至三七)
風俗志(卷三八)
版籍志(卷三九)
扞圍志(卷四〇)
前帝志(卷四一)
君長志(卷四二)
文蒞志(卷四二至六六)
- 武軍志(卷六七至七一)
英舊志(卷七二至一三四)
縉紳(卷七二至一二三)
弁韜(卷一二四)
關柝(卷一二五)
韋布(卷一二六至一三〇)
閭巷(卷一三一至一三二)
僑寓(卷一三三)
裔派(卷一三四)
方伎志(卷一三五)
方外志(卷一三六至一三八)
宦寺志(卷一三九)
闔閭志(卷一四〇至一四五)
島夷志(卷一四六)
靈祀志(卷一四七)

祥異志(卷一四八)

崔葦志(卷一四九)

南產志(卷一五〇至一五一)

畜德志(卷一五二至一五三)

我私志(卷一五四)

第一冊目錄

閩書序	明·熊文燦	一
閩書序	明·鄭之玄	三
閩書序	明·葉向高	五
凡例		七
卷之一 分野志		九
方域志		一〇
福州府閩縣一		一〇
卷之二 方域志		
福州府閩縣二 侯官縣一		三六
卷之三 方域志		
福州府侯官縣二 古田縣		六一
卷之四 方域志		
福州府閩清縣 長樂縣 連江縣		八七
卷之五 方域志		
福州府羅源縣 永福縣		一二二
卷之六 方域志		
福州府福清縣		一三四
卷之七 方域志		
泉州府晉江縣一		一五二
卷之八 方域志		
泉州府晉江縣二 南安縣一		一八一
卷之九 方域志		
泉州府南安縣二		二〇二
卷之十 方域志		
泉州府惠安縣 德化縣		二二〇
卷之十一 方域志		
泉州府安溪縣 同安縣一		二四四
卷之十二 方域志		
泉州府同安縣二 永春縣		二七〇
卷之十三 方域志		

建寧府建安縣 甌寧縣……………二八九

卷之十四 方域志

建寧府建陽縣……………三二四

卷之十五 方域志

建寧府崇安縣一……………三三六

卷之十六 方域志

建寧府崇安縣二 浦城縣一……………二五八

卷之十七 方域志

建寧府浦城縣二 政和縣 松溪縣 壽寧縣……………三八三

卷之十八 方域志

延平府南平縣 將樂縣……………四〇四

卷之十九 方域志

延平府大田縣 沙縣……………四三四

卷之二十 方域志

延平府尤溪縣 順昌縣 永安縣……………四六一

卷之二十一 方域志

汀州府長汀縣 寧化縣 上杭縣 武平縣……………四八九

卷之二十二 方域志

汀州府清流縣 連城縣 歸化縣 永定縣……………五一六

卷之二十三 方域志

興化府莆田縣一……………五四四

卷之二十四 方域志

興化府莆田縣二 仙游縣一……………五七〇

卷之二十五 方域志

興化府仙游縣二……………五九八

卷之二十六 方域志

邵武府邵武縣一……………六一四

卷之二十七 方域志

邵武府邵武縣二 光澤縣 泰寧縣 建寧縣……………六三一

卷之二十八 方域志

漳州府龍溪縣 漳浦縣 龍巖縣……………六六六

卷之二十九 方域志

漳州府南靖縣 長泰縣 漳平縣 平和縣……………六九五

詔安縣……………六九五

卷之三十 方域志

漳州府海澄縣 寧洋縣鎮海衛、陸繁所、銅山所、

玄鐘所附……………七二八

福寧州……………七二六

卷之三十一 方域志

福寧州福安縣 寧德縣……………七四五

卷之三十二 建置志

福州府閩縣 侯官縣 懷安故縣 古田縣

閩清縣 長樂縣 連江縣 羅源縣 永福縣

福清縣……………七七六

卷之三十三 建置志

泉州府晉江縣 南安縣 惠安縣 德化縣

安溪縣 同安縣 永春縣……………八一五

卷之三十四 建置志

建寧府建安縣 甌寧縣 建陽縣 崇安縣

浦城縣 政和縣 松溪縣 壽寧縣……………八四七

卷之三十五 建置志

第 冊目錄

延平府南平縣 將樂縣 大田縣 沙縣

尤溪縣 順昌縣 永安縣……………八六七

卷之三十六 建置志

汀州府長汀縣 寧化縣 上杭縣 武平縣

清流縣 連城縣 歸化縣 永定縣……………八八三

興化府莆田縣 仙游縣 興化故縣……………八九四

邵武府邵武縣 光澤縣 泰寧縣 建寧縣……………九〇〇

卷之三十七 建置志

漳州府龍溪縣 漳浦縣 龍巖縣 南靖縣

長泰縣 漳平縣 平和縣 詔安縣 海澄縣

寧洋縣 鎮海衛指揮使司衛、陸繁千戶所、

玄鐘千戶所……………九一三

銅山守禦千戶所附

福寧州福安縣 寧德縣 東洋行縣……………九二四

卷之三十八 風俗志……………九四一

卷之三十九 版籍志……………九五七

卷之四十 扞圍志……………九八二

閩書序

唐虞三代，帝王記事之史，名爲書。兩漢以下，國史或曰史，或曰記，或曰書。皆書也。皆書，則何以異名？書之者，異之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其大者，赴告風謠，彙於王朝，待褒誅焉；小者，別爲私史。閩，侯服也，何以稱書？進閩也。孰進之？書之者進之也。其進閩，何也？龜山、延平、考亭之學，得聖統焉，此其所以進閩也。孔子，魯人也，作魯史系王焉，猶不稱書，「閩」何以稱書？孔子以列國之大夫，記王朝之事；匪我何公以王朝之大夫，記一國之事，猶之乎掌邦國，達四方，生同文之代，不敢別爲私史，其身進焉，其言進焉，其道進焉，其所記之人、之地、之事，並進焉。魯有《頌》，秦費有《誓》，閩有《書》，此何公之志也。異之也，異乎後之爲私史，而不異乎聖人也。夫公之志，既不異乎聖人矣，至其所列之編目，仍曰志，若僅以備史家之一體。所發之義例，褒善也；雖微必錄，懲貪也，僅削其名，若退居於鄉黨恂恂之旨。所據之見聞，一本郡邑新舊志。稗乘方言，咸有搜採。其詳婉瑰麗，若裴松之註三國史，酈道元註《水經》，使讀者忘倦，開博物洽聞，斟酌裒益之用。凡此，皆公謙厚汲引，而非史家炫己距人，刻削捩斷者比也。蓋昔之君子，其識力，足以持衡千古，然後可定一時之是非；其精神，足以包舉宇宙，然後可周一方之利病。今日疆場，固不專事西北，而兼在東南。閩馮山阻海，上郡接壤東粵，萑苻所聚，潢池盜弄，往往見告；三山以南列郡，星羅於滄波浩淼之側，昔患苦倭奴，近患苦紅夷，而又土狹人稠，穀食不贍，今且不憂卉服，而憂赤子。番錢內斂，粟貨外流，洋船聊可資

生，中左遂成扼要。又，譚中丞、戚少保所增設之寨游，戰具歲久弊叢，幾不可問。不佞謬膺簡畀，人疆受事，山海劇賊，並肆披猖，賴聖天子鐘鼓之靈，諸大夫帷謀之力，或焚巢悉就誅夷，或稽首歸我戎索，或逆我顏行而藁街竿首，或剪彼兇狡而沉溺蛟宮。山海情形，亦稍稍有次第矣！乃伏莽之戎，走險之獸，無在無時不可竊發，則根本之圖，善後之慮，惟二三良有司與師武臣是賴，計所以安阜之，使不必盜；教誨之，使不肯盜。無盜，則豫防禦之，使不敢盜；有盜，則急起剪滅之，使不及盜。是《閩書》固今日之治譜也。若夫安內攘外，慮事防患，繕治戰艦，講求銃器，力汰庸流，急召慣海，度地設險，破格用才，以海治海，得則銖鎰收尋丈之功，失則毫釐，有千里之謬，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或因剿而爲撫，或借撫以用剿，是皆有精微運於一心，情形變於呼吸，陰用其道，而不可以告人者，固《閩書》之所不必盡，亦《閩書》之所已盡。而必盡我心，以妙合於《閩書》之心，以此治天下可矣。卽公所以大造閩而進閩之意也。若曰按圖索而刻舟求，則是書之於閩也，僅備掌故，而何公所以進閩之意，猶晦而未旦也夫。

崇禎四年仲夏月吉旦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熊文燦謹序。

閩書序

《閩書》者，予師何司空先生所爲徵閩之書也。爲志二十有一，不年表，不世家，不列傳。先生曰：「遷、司、天也。予，志也。」故皆爲志焉。八閩舊有通志，前輩黃公仲昭所作，去之已遠。終萬曆之世，閩事無足徵者，又燬於藩司之火，嗣是文獻缺焉。得非生是土者之責與？直指山陰陸公，來按是邦，蓋嘗檄八郡一州之乘於會城。是時同事者，爲大中丞毗陵袁公，相與請先生修爲之。自萬曆壬子迄丙辰，凡五年，而先生之書成。當事者欲刻行之，會皆以他徙去，不果。及是之時，直指太原張公，觀風問俗。吏治民安，按部之餘，首詢先生書，讀而嘆曰：「楚白珩不如也。」既已，出贖金供繕寫。大中丞西蜀熊公，詰戎籌海，緯武經文，相與爲期會督梓人，而先生又補爲之，自丙辰迄庚申，以終神廟之一代，蓋而後先生之書行也。之玄授簡，謹爲叙曰：夫禹跡未及，王會未開，閩之爲閩，不可得而論已。郢之人漢也，自武帝始也。無諸創霸，君長蠻越，其精靈猶能鬼食斯土，代以不替。王氏父子割據於唐，雖亡不旋踵，然越千百年，比歲乃有盜發其塚，而圖像如生，寶物、玉帶，出於人間，亦奇矣。本朝混一版籍，故元孽將負要險，以扼我師而弗克也。傳檄既定，周江夏德興創爲沿海保障，武備甚設。承平日久，士大夫沐浴於休息教養之澤者，文明暢遂，右於中原。百姓業勤，水耨燒耕，潮田兩熟，爲仕宦之所樂。名公鉅卿，往往而至。其在《文蒞》、《武軍》科目，《英舊》諸傳，可考鏡也。若今日之閩，則景象有不同者。以余所睹見，汀上郡邑，旁帶粵、贛，雀苻所聚；海氛時惡，叛撫不常，紅毛闖入爲市，雖或就撲滅，或蹙驅逐，官斯地者，其於綢繆

拮据亦費矣。故文明洩而武備衰，世風侈而物力耗，闒闒貧而奸宄滋，讀是書者，其本末可以見焉。先生躬行道德，奮然斯文，於凡本朝掌故，旁搜窮討，林居日多，環堵著書。其於桑梓，用意尤篤，莫不櫛比瑣掇，俾無缺失，誠爲一方之書也。又若意取忠厚，學宗筆削，尊紫陽而不標道學之門，黜胡元而不混中華之俊，尤是書之大者，不可泯滅。余故備論先生著書之指，又以知是書之行有數，而當事者能相與以有成。夫考覽山川，表章文獻，真巡方事，微張公，則陸公創始之功不顯，而此書之出，爲全閩之足徵者，未知何時也。閩人無忘兩直指、兩大中丞哉！

崇禎二年己巳鵬月史官門人鄭之玄頓首謹書。

閩書序

《閩書》者何？以志閩也。閩故無志，黃公仲昭始創爲之，久而莫續，故弗傳也。侍御山陰陸公夢祖來按是邦，謂閩名藩也，而文獻之弗徵，何以示後？檄下郡邑，各修厥事，而請匪莪何公與一二鄉紳之有文者，董其成載筆焉。何公辭不就。迨列郡志成，以上學使者慈谿馮公燧。馮公復衰而致之何公，請竟斯役。公於是盡取八郡、一州、五十七邑之乘，而徧閱之。撮其精華，去其繁冗，文其朴野，折其混淆，而又旁搜博採，凡遺蹤逸事散見於他書者，悉行摭拾，以直其罅漏。爲志二十有二，爲卷若干，其義例皆公所創定。更五載，始成編。携以示余爲之序。余窮數旬之力，讀之乃竟。嘆曰：美哉，皇皇乎！非但一方之信史，亦千古之鴻裁也。其足昭既往而鏡來茲，奚疑哉？抑余因是有感於閩事焉。閩在上世，不列於職方，至無諸佐漢，肇啟王封，爰登圖版，是閩之一初也。然而草昧新開，經綸未具，龍臺、歐冶若有若無。未幾而復徙其民於江淮，遂墟其地，此一厄也。裔及六朝，差同賓服。唐常觀察建學興文，衣冠始奮，又閩之一初也。載更王氏，竊據稱雄，初猶小康，終則大亂，龍帳宣淫，寶官崇慝，縱橫巫鬼，荼毒干戈，又一厄也。此如重陰濁霧之境，乍露微光忽復蔽塞。蓋揜荒陋而文明若斯之難矣。至宋，而龜山先生得統河洛，諸大儒接踵繼起，煥乎揭日月於中天，幽遐奧溲，悉耀光明，鄒魯之名，繇此而著。明興，益緒其業，山陬海澨絃誦相聞，碩士魁人後先繼起。吾讀《英舊志》，而咨嗟慨慕，不勝高山景行之思焉！要以淵源所自，實本宋儒。故宋儒之功，於閩不啻闢鴻濛而開天。閩士守宋儒之訓，宜不啻若功令。乃今

拾瀋時流，操戈前哲，等傳註於弁髦，以穿鑿爲捷徑，此如故家子弟豢養膏粱，而忘其先世之遺籍，家有千金，棄若敝帚，良足嘆已！天地淳龐之氣，積久而發，則其發必昌。及其發之過，而無爲之醞釀，則又將衰颯而不振。故論閩於今日，亦盛衰升降之會也。兼之于擲失職，桑土踈防，滄海綠林，莽爲盜藪，其民亦習於淫侈，物產日耗，吏治滋偷。吾讀《扞圉》、《島夷》、《萑苻》、《文蒞》、《風俗》、《南產》諸志，而穆然深思，不勝杞人、婺婦之念焉！往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何公之孜孜矻矻，竭數載之力，從事於此，其用意深，而其爲閩慮遠矣。至於抽揚小善，遐邇不遺，闡發幽光，鴻纖畢舉，則在閩言閩，寧恕毋刻。惟是非之不謬，斯懲勸之有神，固不必搜瑕掩瑜，過爲吹索，此實公厚待桑梓之盛心，而非輕於持論者所能窺測也。公家世源流，具載志末。生平篤學真修，無媿宋儒。里居二十餘年，日惟談道著書，誨引後進。於古今成敗，國家典故，無不考究，談之歷歷如指掌。以名儒而兼良史，惟公其人，於志閩何有？昔春秋時，列國分爭，孟氏所舉有史者，僅魯與晉、楚耳。魯有夫子、丘明，晉有董狐、史墨，楚有左史倚相，是以有史。吾閩有何公，故有茲書。夫何公，聖人之徒也，何論董狐、左史輩哉！於是乃益見閩之爲鄒魯矣！

萬曆四十七年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福清葉向高序。

凡例

一是書所編府、州、縣次第，悉依《大明會典》，不敢妄分先後。

一是書起於萬曆壬子，成於萬曆丙辰，今增至庚申歲，以成神廟一朝終始。然惟科目表試錄可稽。餘文蒞、武軍及英舊諸傳，間或得梗概，亦無從質其詳也。

一古時省鎮，皆使相及大臣出兼，要不離鈐轄州事，所以真前列。若皇朝，則設布政司爲專首，而巡撫諸衙門皆後來建置。是書首布政使司，按察繼之，尊朝廷張官置吏之序也。

一閩學惟朱文公最重，當如《史記》立爲世家，乃見尊朱之意。但如此，則當分道學、文章、政事諸門，體裁方得歸一。且何德行之無文章？何文章之無政事？老子、韓非同傳，古人有之。而嘉靖中，《浙江通志》一概叙列善惡邪正，取備褒誅，初無分別，今稍倣之，然而惡與邪不列矣。

一志文蒞，必先論其平生。誠其人也，雖於地方無蹟可紀，要爲當世賢士君子不可不藉重也。胡澹庵在泉、漳，初未蒞任，王梅溪在泉，四月耳，泉、漳之籍敢遺之乎？若其發奸摘伏，綜覈名實，雖有益地方，儼離官之日，裝載輜重纍纍也，問其家，則質以溫。夫非吾師帥哉！吾愛吾筆矣。至其物論不諧，載在舊史，與累朝實錄者，分註名下，無俾參厠臚列，不敢謬爲託口「直在其中也」。

一閩中諸縣，有山川僻寂，縉紳稀少之處，其來爲官者，多非進士高第，一方任所爲。今按本縣志書，有注其貪穢者，悉行削去，使將來他人讀者，未必知也，而其子孫或見之曰：「吾父祖官此也，何以不錄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名？「耳鳴腹痛，惟心知之矣。」

一首領及教官職名猥多，若盡錄之，此郡縣志書體，今惟擇其賢，附見府州縣之後。

一志中所列文蒞，有見某官者，一以最後還轉為主，若本閩中人，則見於本貫。

一元有天下，夷人也，何可與中國齒？官於斯者，其姓名非贅牙不辨，則重疊難舉，如九牛毛，何足有亡？况夷人故輕中國士，並不使居顯官要職，胡爲愛惜之？若其人有志於後世之名，則吾能徵之矣。

一英舊人物但有分見於海內府州縣諸志者，無分崇卑大小，一概都錄。譬如人家女子，嫁爲人家婦，婦家咸宜之矣，頌爲賢母，則豈待外家別爲稽核耶？陶淵明云「操行之難，姓名翳然」，千古同念也。

一特立小傳者，唯縉紳爲然。其餘若高士名僧，以及靈神仙釋，大概多在巖居川觀之中，卽山川亦藉生色。今有山川可人者，悉人之。其餘無可附屬者，方列韋布、閭巷、靈祀、方外等志。

一志末我私，蓋做古人自叙之意。司馬遷、班固、沈約並有之，非敢謬妄以私門溷廁公書也。

右凡例，十二則。

閩書卷之一

分野志

《禹貢》揚州之域，《周官·保章氏》辨九州之分野，吳越屬星紀。《前漢志》屬牽牛、婺女之分。《後漢志》、《晉志》、《隋志》皆屬斗、牛、須女之分。《後漢·郡國志》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天文志》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吳越分野，屬揚州。」註云：「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又云：「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內會稽人牛一度。《唐書·天文志》云：「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至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嶓至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又云：「東南，負海，爲星紀。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又云：「南斗、牽牛，星紀也。初，南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爲星紀之分。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爲吳分。牽牛去南河復遠，自豫章迄會稽，逾嶺徼，爲越分。」《宋史·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東西蕃各列十一星。其東垣南第六星，曰吳越。」《元史·曆志》：「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六秒外吳越，分星紀之次。」皇朝天文分野，以福建郡縣並屬斗、牛之分，《大明一統志》則以爲牛、女之